

蘅位東劇作選

江苏文艺出版社



# 苏位东剧作选

目

录

(1) 让戏曲剧本回归文学殿堂(代自序)

## 大型戏曲

- |       |        |      |
|-------|--------|------|
| (7)   | 现代京剧   | 祥林嫂  |
| (45)  | 现代抒情悲剧 | 新婚礼葬 |
| (97)  | 古典名著新编 | 看钱奴  |
| (149) | 传统戏新编  | 香罗带  |
| (191) | 讽喻喜剧   | 鸳鸯会  |
| (243) | 传统戏新编  | 崔金花  |
| (299) | 传统戏新编  | 骨肉冤  |

## 现代小戏

- |       |     |
|-------|-----|
| (343) | 卖笏帚 |
| (363) | 请客  |

(389) 修匾记

(411) 喜 娟

### 曲作散论

(435) 曲贵口语 化俗为雅

——戏曲语言文学性漫谈

(448) 曲词地位说

(460) 曲词优劣论

(469) 曲词实践谈

(478) 点铁成金 信是妙手

——徐渭本色论浅说

# 让戏曲剧本回归文学殿堂

(代自序)



文学是一座神圣而迷人的殿堂，且一代有一代之殿堂，可以说不仅仅是一座，而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每个建筑群，都有其主体建筑，如孔庙之大成殿、平山堂之大雄宝殿是也。故文学史家方有楚之辞、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之说。

元曲是中国戏曲成熟和繁荣的标志。杂剧剧本，以其辉煌灿烂的成果及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不仅大踏步地跨入了文学殿堂，且领一代风骚，雄踞于这组建筑群的中心高地。遗憾的是，到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为止，文学殿堂中戏曲文学这座建筑却变成颓垣残壁且渐渐消失了。谓予不信，请翻翻你所能见到的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使你能查到几节有关戏曲文学的文字，那也不过是殿堂构建中的廊廊廡廡而已；到了近、当代，连这点歪歪斜斜的廊廡也给拆除尽净了，谓予不信，请翻翻当代众多的大、中型文学刊物，看看能否找到戏曲文学的踪影？幸亏话剧作品在大型文学杂志里尚有一锥之地，否则，戏剧文学就全被扫地出门、打入另册了。

这决不能责怪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文学杂志的编辑们，原因还应当从戏曲界内部来寻找。

我曾发表过这样的拙见：

自公元 17 世纪 60 年代开始，清代地方戏勃然兴起，戏曲表演

艺术得以迅猛发展，几代表演艺术家与历史上的剧作家一样，接踵奋进，将戏曲表演艺术一次次推向高潮，直到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的成熟为止，戏曲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巅。这样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无法磨灭的。但是，除了统治者扼杀文士剧作等因素之外，以发展表演艺术为轴心的戏曲车轮，却有意无意地折损了可能同时开放得异常绚丽的戏曲文学之花。由于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了剧作者对表演艺术的从属性，冷漠乃至忽视了剧本的文学性，限制了剧作者才华的展示，泯灭了他们的创作个性，以丧失剧本的文学价值为代价，使剧本仅仅以适应演员的技艺为最高目标，因而戏曲文学一步步走向没落，变得贫乏而苍白，完全失去了它在历史上显赫的地位。剧作者们的创造才能，被奔腾呼啸的表演艺术大潮淹没了、吞噬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几乎全部消耗在修补缝缀的所谓剧作上，最后，自然而然地消溶在以名演员而命名的“演出剧本选”里了。我们不能把这样的状况，视为有才华的剧作者们个人的悲剧，而应当看作是中国戏曲文学的不幸和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流程中一个难以弥补的缺憾！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戏曲作者实际上沦为专门替“角儿”打本子的附庸，因而，剧本的舞台性的确是强了，而文学性却谈不上了；角儿的技艺是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但剧作家的创作个性却被抹煞了。戏曲剧本一旦失去了它的文学价值与光辉，就等于自动退出了神圣的文学殿堂。这便是我大言不惭地提出“回归”的动机之一。

## 二

不知从何时开始，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与舞台性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了。其实，戏曲的文学性之所以区别于其他

形式的文学性,根本在于它蕴涵着舞台性,二者应当是融为一体的,否则,就不叫戏曲文学了。将二者强行拆开,并要求前者服从后者,这在理论上造成了戏曲剧本文学性的失落。而缺乏文学性的剧本,其艺术生命力也是不会长久的。

我认为凡是优秀的戏曲剧本,都具有双重的生命力:一种是剧本自身的文学生命力,一种是蕴藏在文学之中的艺术生命力。剧本作为“案头书”则是文学;一旦搬演于舞台,便成为艺术了。作为文学,要让读者爱读;变为表演艺术,要让观众爱看。作为文学,刊印之后,其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作为艺术,其舞台生命可能时明时灭。只要戏曲文学的生命力是强的,是传世的,那么,它所蕴藏的艺术生命决不会死去,隔些时间,哪怕是隔很长时间,还会有表演艺术家将它唤醒,重新活跃在舞台上。大家都承认元杂剧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它之所以取得这样高的地位,应该说靠的是它的文学性。它当年的音乐与表演虽然早已消失了,但它所潜藏的艺术生命却没有泯灭,后人还可以用新的乐曲、新的表演让它复活。

写出具有强大的文学生命力的好剧本,才是剧作家真正的使命!

有了这样的好剧本,就不愁表、导演艺术家们看不中。这个艺术家看不中。也许那个能看中;这个团演不好,也许那个团能演好。契诃夫的名作《海鸥》,在彼得堡初演惨败,气得他赌咒发誓,说是即使活到七百岁,也不再写戏了。两年之后,在莫斯科演出却大获成功,于是,世界戏剧文学的宝库里,又增添了他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和《三姊妹》这三部不朽之作。丹钦柯作为导演的高明之处,是不是他善于在剧本文学性的深处挖掘出其潜在的表演艺术因素呢?我看是的。

我们自从有了所谓“案头书”、“场上曲”之说以后,经过不断地发挥,似乎演变为“案头剧=文学性”了,因而,看到文学性较强的剧作,往往判之为案头剧,不宜付排,而轻易地抛弃了。前些时北京

人艺来南京演出赫尔曼·沃克的名剧《哗变》，简直轰动了南京城，冒着大雨等退票者比比皆是，剧场里掌声不断。英若诚同志翻译的剧本在《剧本》月刊发表后，我即拜读了，当时觉得这个戏很奇特，没有女角、没有动作性，全靠语言展示人物和故事，其思想内涵和文学性自然是没话可说，但是，能搬上舞台吗？这不是标标准准的案头剧吗？看了演出，我算折服了。我更加坚信，象《海鸥》、《哗变》这样的文学性极高的剧作，自有同样高强的表、导演艺术家，慧眼独具，从中发现蕴涵的舞台性，而且充分而完美地将它呈现给观众。

我想，当今从事编剧职业的知识分子，真正对舞台一窍不通的人恐怕极少；真正想借戏曲文学这种最难的形式来写“案头书”以抒发感情的人也不多，甚至没有这号傻瓜；而为了剧本上演，忘记了或放弃了对剧本的文学追求的，倒是不乏其人。这便是我大言不惭地呼唤“回归”的缘由之二。

### 三

在所有的文艺门类中，戏曲似乎显得特别谦逊，连连申明自己属于通俗文艺，生怕人家说它是“高门旺族”；剧本创作或演出，稍稍作了点“探索”，又连忙检点自己的所谓“贵族化”倾向。其实，众所周知，戏曲文学是诗、词、曲、赋、散文、小说、音乐、美术等无所不包的一种高难度的文学样式，在前几年十分畅销的“层次说”里，有人却把它归纳入“低层次”的“通俗文艺”那一类去了。（其实，通俗文艺里也有层次很高、很雅的作品，《水浒》、《西游记》不是经典吗？）我以为把文学艺术的门类和技巧分为高层次、低层次，这种理论本身就没有多大道理；把“雅文学”说成是高层次的作品，把“俗文学”说成是低层次的作品，也没有多少依据。无论是从作品的思

想哲理、人物塑造、结构谋篇、语言文字等哪一方面来划分层次，都未见得科学。比如就语言而论，现、当代被公认的优秀小说，被誉为高层次的雅文学（或称“严肃文学”），哪一部哪一篇不是用极通俗又易懂的白话文写出来的？与其同样优秀的戏曲剧本，为何偏要被说成是低层次的俗文学呢？我看只能在同一类中分高下，不好横向评比。

就戏曲文学创作来看，建国以来，的确是出了一批题材新、人物活、语言美、品位高的好作品，象《团圆之后》、《十五贯》、《春草闯堂》、《杨门女将》、《巴山秀才》、《四姑娘》、《红楼惊梦》、《新亭泪》、《奇婚记》、《皮九辣子》等剧本，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剧诗，其文学价值，完全可以同小说、散文、诗歌媲美而进入文学作品之林。但是，正如金芝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戏曲文学传统中平庸的、惰性的、不良的因素也未消失……不追求提高文学性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尤其是在不少演出剧目和平庸作品中有着泛滥的趋势……”甚至有获奖作品，文学性也很不考究。这里是否存在着几重误解：一是认为戏曲是通俗文艺，通俗就要避雅；二是认为雅就是文彩派，俗就是本色派，本色才是正统；三是认为本色就是街巷俚语。这种误解表现在戏曲语言处理上的最大、最突出的毛病莫过于“就事论事”四字。凡就事论事的唱词也好，念白也好，都缺乏艺术的提炼，味同嚼蜡，把大白话写得连白开水都不如。

所谓语求本色，决不是家常话、生活语的照搬。吕天成《曲品》里说：“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神机情趣”。古人就要求戏曲语言应蕴藉含蓄，浅近而不浅薄，不要“即其词出口便俗，一过后便不耐再咀（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应当是“常谈口语而不涉粗俗”（冯梦龙《太霞新奏》）；“组织藻绘，不见雕镂之痕”（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王骥德认为本色、文词，各有所弊，应兼其所长，他在《曲律》中分析道：“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雕镂……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辩，



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怎样才算得上“善用才者”呢？李渔讲得非常之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可见，要做到化俗为雅，俗中见雅，雅俗共赏，是很需要才情和艺术功力的，这要比堆砌绮词丽语、搬用陈词滥调、拼凑“措大书袋”难得多了。雅，并非一味典雅，而是须出高妙之笔；俗，亦非一味俚俗，而是须含隽永之旨。本色决不意味着排斥文彩！

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地学习群众语言，多读、精读一些古今中外名著，有了扎扎实实的文学功底和端正的写作态度，我想，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向这个目标努力奋进的剧作家多了，优秀的戏曲剧本多了，形成一个象元杂剧时代那样的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局面，就有希望、有可能了。推动戏曲改革，促使戏曲走出低谷，也就有了基础和指望了！

我依然大言不惭地叫喊：

“让戏曲剧本回归文学殿堂”！

（原载《剧本》1991年9月号）

现代京剧

# 祥林嫂

（根据鲁迅《祝福》改编）

1991年7月写于南京。

1992年8月《剧影月报》发表。



## 人 物 表

祥林嫂  
卫老婆子  
鲁四老爷  
鲁四太太  
卫老二  
祥林妈  
贺老六  
柳 妈  
阿 兰  
祥林的鬼魂  
贺家坳男女老少

〔已经过去的年代。

〔并非鲜见的山区。

〔背景始终是山。随着灯光的变化，它有时显得压抑，有时显得明快，有时显得迷茫。

—

〔腊月，飘着细碎的雪花。

〔一柱光现出祥林妈。

祥林妈（唱） 寒冬雪花飘，

岁月实难熬。

祥林父子死得早，

一门双寡泪常抛。

卫老二（卫老二潜入光圈，奸笑）嘻嘻嘻……

祥林妈 卫老二？

卫老二 祥林妈，别难过了，你家不是有一只金凤凰吗？

祥林妈 你是说祥林嫂？她年轻守寡，跟我一样命苦，除了上山砍柴，洗衣煮饭，她能有多大用处？

卫老二 嘿，用处大着呢！她可以让你那小儿子祥根娶媳妇；她可以让你老嫂子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她还可以让你这个穷家眨眼之间变得热热火火，富足足的！

祥林妈 你是说——

卫老二 嘻嘻嘻……

（唱） 祥林嫂年轻又俊俏，  
你小小茅屋难藏娇。

祥林妈 这可也是啊。

卫老二 （唱） 何不将她快卖掉……

祥林妈 那不作孽？

卫老二 （唱） 也免得日后把事儿招。  
早开笼子早放鸟，  
就让她寻一个暖暖的小窝巢。

祥林妈 （犹豫地）这……

卫老二 人家肯出八十吊钱，八十吊啊！

祥林妈 谁家肯出那么多？

卫老二 贺家坳的贺老六。

祥林妈 贺老六？

〔狼叫声。〕

〔“砰”地一声猎枪猛响。〕

〔灯灭。另一束光骤亮，现出贺老六。〕

贺老六 （唱） 终年守猎在山坳，  
茅舍空冷如冰浇。  
借贷买妻图倚靠，

缝补烧煮免操劳。

〔祥林嫂叫喊声：“天哪——”

〔灯灭。另一束光骤亮，现出祥林嫂。

祥林嫂（唱） 猛听得婆母要将我卖掉，  
心儿惊胆儿战，心惊胆战也不敢哭嚎。  
只怕是苦苦求情难奏效，

（跪地）祥林啊祥林，九泉之下，你不要烦心，待我觅得存身之处，挣些苦力钱来，一定替你孝敬老母，为祥根兄弟娶一个好媳妇。（低泣，拭泪）我，我如今……

（唱） 有家难容只有逃。

（拎起小包裹，决然急下）

〔灯灭。

〔祥林妈的呼叫声：“祥林嫂……”

〔一男青年呼叫声：“嫂嫂……”

## 二

〔鲁府。

〔对联：“品节祥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鲁四老爷端坐，翻阅着一册线装书，阿兰一旁为他捶腰。

四老爷 这儿，捶重点儿，对，对。唉！

（念） 天阴雪降风寒，  
心冷腰痛背酸。

（唱） 风雪不停心意乱，  
无法出门令人烦。  
粗米尚欠几十担，  
不去催缴坐难安。

〔鲁四太太捧一柱香上，插入香炉。〕

四老爷 今天早点吃午饭，我要下乡催租。

四太太 雪下得这么大，你又发老伤，依我说你就别去了。

四老爷 我不去，你去？

四太太 你看你看，越老这火气越大了不是。不就是那十来担租子嘛，叫老孔下去催催，收回来不就结了。

四老爷 谁说只有十来担？

四太太 我估摸着差不离儿。

四老爷 足足还有三十二担一斗五！老孔去催他们是不会在乎的！如今哪，唉……

（唱） 事理通达不通达，  
心气和平难和平。  
缴租本是契约定，  
一拖再拖未缴清。  
不可信赖穷百姓，  
世风日下心难宁。

四太太 阿兰。你去叫柳妈早点儿烧午饭。

阿 兰 太太，只怕她手里的活儿丢不开吧。

四老爷 （不满地）嗯——

阿 兰 老爷，明儿个就是祭灶了，这里里外外一大摊的事儿……

四老爷 我不是答应再去找个帮工吗？

四太太 早就关照卫老婆子了，可这如今，有力气的赚钱少，不嫌钱少的没力气，合适的人难找啊！

四老爷 哼，这些穷鬼，都变得刁钻了！

〔卫老婆子声：“四老爷，四太太……”〕

阿 兰 是卫老婆子来了。

卫婆子 （上，施礼）四老爷，四太太。

四太太 让你找的帮工——

卫婆子 找到了，找到了。

四太太 人呢？

卫婆子 太太你看，那不是来了嘛！

〔祥林嫂内唱：“虎头门环大又亮……”

卫婆子 人长得俊着哩。

〔祥林嫂忐忑不安地上。

祥林嫂 （唱） 心儿惴惴倍紧张。

深宅大院虽宽敞，

只怕难以把身藏。

我切记少把话儿讲……

卫婆子 祥林嫂，快快见过老爷太太。

祥林嫂 见过老爷太太。

（唱） 我惶惶不安退一旁。

卫婆子 棉线掉在针眼儿里，巧得可是不能再巧了。四太太叫我找个人，你看，她就找到我门上来了。

四太太 （上下打量祥林嫂，表示满意）嗯，嗯……

四老爷 （见祥林嫂扎白头绳，厌恶地）她这是——

卫婆子 （眼疾嘴快）她是我娘家的邻居，春上当家的得病归天了。家里穷得叮当响，出来讨个帮工混口饭吃。她呀，虽说是个半边人，那可是本本份份、麻麻利利的没话说呀。四老爷你看，这模样儿多周正，这手脚多结实，干起活来呀，准抵得上一个男子汉……

四老爷 你呀，死人都能让你说活了。

卫婆子 四老爷，可不是我卫老婆子……

四老爷 （不耐烦地）好了好了。

四太太 行，那就留下来试试吧。

卫婆子 快来谢谢老爷太太。

祥林嫂 多谢老爷太太！



卫婆子 祥林嫂，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啊，老爷太太是鲁镇出了名的大善人，收下你呀，这也是你的造化。你可得好好地在这里做，手要勤，腿要快，心眼儿要灵，要是待慢了老爷太太呀，我可是不依你呀！

四太太 行了行了，还请你做个保吧。

卫婆子 没说的。

四老爷 阿兰，带她到孔师爷那里去立个契约。

阿 兰 是。

四老爷 告诉她，一切照老规矩！

祥林嫂 （对卫老婆子）老规矩？

四老爷 嗯，老规矩！

〔切光。

### 三

〔鲁镇。河埠头。

〔初春，清晨。

〔卫老二点烟袋，灯光复明；渐渐现出卫老二和祥林妈。

卫老二 （念）腊月寻找到开春，

祥林妈 （念）山坳荒凉怎存身？

卫老二 （念）听说躲藏在鲁镇，

祥林妈 （念）顺着细藤摸根。

卫老二 （念）怪你口风不太紧，

祥林妈 又来了是不？

卫老二 （念）跑肿了我的脚后跟。

祥林妈 好了好了，别再罗嗦了。你的心也太急了。

卫老二 贺老六那边等着娶老婆呢。